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敗奔北部圍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竭執弱顯甫之來欲以緩我耳宜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譚軍敗奔北部圍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竭執弱顯甫之來欲以緩我耳宜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譚從之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儲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足以克定冀州矣譚不聽遂與曹公相持連年不決後遂從之圍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謂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曰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孰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華敗於外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鬬國分爲二
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
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
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
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
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
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
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
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
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
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
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
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
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
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
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
非邪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
不肯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
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

殊有模倣左国之迹

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蟣蝨加以
袁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
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
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
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
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
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
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
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
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
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
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
遣都護曹洪平下辯法毗與曹休

良平庄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
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
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
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
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
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
非邪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
不肯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
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

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蟣蝨加以
袁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
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
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
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
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
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
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
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
謂亂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
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
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
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
遣都護曹洪平下辯法毗與曹休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洽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朱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興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道武不怠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封頓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千古拒諫根株在此一語

安溪先生云想其君臣睽隔雖然賢于庸闇之過遠矣

斷指法度言之与少決不同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
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
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

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時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推此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止之體不安有此魏畧既

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悉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毋屈於毗

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謚曰肅侯子嗣咸熙中爲河南太守 世語曰嗣

宇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陳思王爭爲大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幸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曰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慼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武薨敵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赴爽來呼敵俱去敵懼問憲英曰大子仕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何得何失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驕行以驗實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敵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未可知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敵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敵歎曰吾不如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如人也祜曰鍾士季門庭甚出稱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作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畧曰阜以同郡尹奉次曾趙昂俱發名韋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非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暇超率諸戎渠帥以擊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假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皆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在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皆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也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敕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讜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超使楊昂者欲堅張魯之助
諸從南監本
北宋本同計公南監本增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戾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紲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安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頁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盖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

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皆不感憤敘爲撫夷將軍樓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垂淚良久姜敘母曰咄伯奕阜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顏見我事淪變主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戎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敘與阜參議若有所召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歷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還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人歷執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按謐稱阜爲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謐又載趙昂妻異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謐又載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雨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刺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涸糞汙面和異竟以是免鄰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伯姬待燒併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灌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舅姜叙布講佐昂守備又悉脫所服環鎧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就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事記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北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資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昂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己遂與異重相按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俱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冀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穀之衣踞鼓一坐皆笑

皐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殊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皐還坐肅然懼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皐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皐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皐常見明帝著褐被縹綾半褒袖皐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皐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殿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皐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

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喜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突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緩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所私謂內之親
刺及外之校事
也

之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皐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皐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於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下已爲理足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而皐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信讜烈之義爲一表之亡兩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若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皐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辟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救督軍曰

升平學行不減劉子政安溪先生北高堂生後句云淵源

紹興南監本 北從南監本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悚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安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安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酋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深於天文又精刀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按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曰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怛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之禍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簫笳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親災練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

安溪先生云切直犯忌諱一至于此婢嫉高堂本以師傳權恩素所敬信又明帝雖從而不改亦狠愎惡直者殊使當日身領太史過災隱默豈不為張衡之續乎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興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太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聲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臣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梦綵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

從當四府作通從冊府
天從南監本
居宋初本作宮

安溪先生云用地正隆之迂謬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設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疇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作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盪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晉南監本作荒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合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修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憙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嘉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久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

詞意周至是儒者語

備通作禪　備當作禪

二字義門本改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漠然改往事之過諐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崇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唐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將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黃帝成鼎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築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矛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懿天遷怒起建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垂離父子相殘
秋谷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
雀白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遏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幕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蕃伴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鄒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臣鑿齒曰高宜附可謂忠臣矣君修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共高堂臨沒之謂也）初六和中中黃門護軍蔣濟上疏曰

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五嶽之使隆擬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騫顏伯之不學苟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詔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士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繇役並興戎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垂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閇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悲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人分刊山窮谷怪石斲珠浮于洄淮都坑之內盡爲甸服當供豪秸鉅乘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藏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葭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綱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涖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開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據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爲朔等請罪不復鈔暑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于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先宜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虔初戝駙聞考掠虔皆怒及因此浔了更
善寵（旦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者安溪先生云松之迂論也以操解前之猜狠若閻宥虐）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復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寵復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得水一作待水疑二者皆非）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吾等受國重力沈在鄣下自許以南百姓悉（悉一作後）屬羽所以不（不一作逐）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邏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吾寧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討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二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江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期此論無異孫氏之責高文虎也安溪先生云松之迂論也以操之猜狠若閻宥訊若其戮楊公必矣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治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兵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邪識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當共同心耳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案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夜掩擊督將并走死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寵亦毀淩淩子誨故白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耄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台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令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儉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

支字上通鑑有東字
滿寵一石不亂

楊從南監本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郭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懦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浮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圖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以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孰輒勒兵在屯備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還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忌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渙亦不得入恨之既而渙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入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按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城南監本作池一作水通鑑作肥
史宋本作史二作三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
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
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
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
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
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
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
頻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
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衆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
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實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
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
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陌自
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九按尉率招解傷并護
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
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
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
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
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
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
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
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耿南監本作聚
華字御覽

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策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慄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戢垂散彊猾凡遘亡姦究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逆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文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
爲汝南太守加秩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元次歆字公嗣潛字子咸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廙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
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兵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盡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形從南監本）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徙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辭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司魏略曰豫雖自陳老病實以魏氏創業之初人物多貴浮競豫每以儉素格時俗不改其節故終始保全也彭祖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賜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孤以受人金朕甚嘉焉乃卽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卞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含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到値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
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
天子假我眞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
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
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蛟彊者爲右曹操獨
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
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頻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九至柳城拜護烏九校尉還鄴
遼東送泰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卑爲
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
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
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
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値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
鷹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敎民戰陣
又表復烏九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
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處又搆間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族及叛烏九歸義庾亡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土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池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九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埶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諸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虜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弘亦孤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冀州記曰

池南監本作地

移南監本作遣

胡從南監本

秀有儁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誣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秀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罪愷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阿閒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撫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爲門大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一而道路得疾故計遲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令臣遭聖唐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硜蹏反討破降之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安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壁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蝦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漥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馘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遷鎮東將軍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狠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

集南監本作接

塞水經注作寒

走宇御覽增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翹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權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莫士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卻吏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百人圍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哭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於法未通當受罪於王者觀屍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次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藏著績終於

△傅玄弟論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率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泰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踐阼歷燕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矣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竊竊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徙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宜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

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
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嘗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
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
廣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
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
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勑也討叛羌
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
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
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遷爲大司農遷爲司隸
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
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
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大魏顯賢表德娶王所重垂善而教
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
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
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
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
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尚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
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
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
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
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干時皆變易事服
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傚

職宋本作貿

通流從御覽

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廣陵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薦別駕使見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長綜事過之（按胡氏普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開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自有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雌黃之恨乃容於（乃海南臨本作乃成）

五讀反　士讀反

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良與周旋

晉書周宇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晛字元夏晛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晛兄弟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晛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名先蘇大夫隗府儀同三司者於宜晛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慕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賴川荀崧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

（二官當作言此乃前張遼言之誤同據晉史部歷史部郎太守右衛率故云）

征虜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
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
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
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若干在徐邈傳 威咸熙中官
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
為道路攜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給汝糧耳威受之辭歸
每至客舍自放 疏取樵炊饗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共樵蘇備假
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
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去之後屏他信具以白質質板其都督一千餘史名其父子
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寧朔將軍武帝踐阼進爵為侯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愼
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諡曰貞威子奕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清行垂名
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
安溪先生云殤情

有務績歷二郡守所在

現此同為太原之王而晉陽與祁非一族

論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

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
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
昶所開比來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
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
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
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
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
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
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
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
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

安溪先生云自襲末至魏晉士純用虛聲自違故祖言之斷之

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覺不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躁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

安溪先生云格言古今所當書紳

又云浮華朋黨歸于毀譽

安溪先生云所謂惟影響

又云凡言當援古以劉今不宜指摘並

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辨惡其掩人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閽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按對秦客者范匄也變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閒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深焚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烟戾然所汗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發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頹川郭伯

猶与由同

盖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

名弈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寄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性行不均小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誡矣無可先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擬則交義門本改宋本於鄙夫懷

曲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義南監本作意

仕服貴魚不取倍直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湊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嘏智早成故鄉人爲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之子嬴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旖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入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

性字從宋本旌南監本作旖下同

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假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憨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假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假假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假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篤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辟爲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作禁省歸書不出常嘉其誠懇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爲人淳粹凱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者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群言

安溪先生云論議貴無貶意意而言偏聖人只說樂道人之善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也

歸書不封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遒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徙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厲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後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擬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

安溪先生云五事手古實畫也所謂脩之則治忽之實亂者

帝夷陵之間黯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都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督步騭攻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襲大道發遲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敵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等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假節都督荊豫州諸軍事領司二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北偪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壽春以逼江陵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而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

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按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官右衛將軍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坦最有德稱而永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亦不就朗辟書劾州曰先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

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
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
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騁
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
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
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遣後當盛明之世不務
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起必深切於曩時矣
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
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
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
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
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年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
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瘥疽發潰遺將則舊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論爽
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徹還起家爲河南尹
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
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
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邨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
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
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
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
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
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埶矣今

江陵有沮漳二水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變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衆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匹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濛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貲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兵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動深入敵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自東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讁城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安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會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掩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銳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儲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若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

新從南監本 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劉敞 大字宋本作誰 其宏御覽

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開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由是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安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枉從順鮮能確然其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吕景元二年春丁丑襄陽太守胡烈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以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前人徑造江水荆州義陽南屯安城承書厲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水安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陸汜西道當由箭溪口乃趣平土背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若筋角弩弱水潦方降盛農之務徵難悉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車上邽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宜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救諸軍已上道者且還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嚮文王於是遂罷宣慰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廣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開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厲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祕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渡從南監本

安溪先生云言事全以引近指譬

皆山下冊府有路字

軍從南監本雲守從宋本

王母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魏略曰凌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

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敎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戸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淩爲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漢晉春秋曰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淩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荅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淩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淩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淩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魏略載淩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

從南監本

彪從南監本增

勝已從南監本

猶疑當作獨

白從南監本

此中軍猶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無物以管咋遺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敕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縲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藉蒙視息復視日月之明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啊柳使不得竟其說既入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如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誅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頻至當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誅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頻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疵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傳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複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投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惟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逵爲癘甚惡之遂薨

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王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辭固欲以爲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后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新康應司徒召固洛陽固亦以疾解臨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逆事問卿令狐及乎固又曰無而楊康自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父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殺十四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賊既負之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死其母知其慙也字謂康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與我親固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廷尉與博士固又不答廷尉以白其母母曰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事耳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

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

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叛亂積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踧蹙張掖番和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慰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入爲

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

咸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斷棺載在方策

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家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

朝服親土埋之

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嘉之

進弘華爵爲鄉

侯

疾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熊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將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忠力有美於父且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凌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善拔善人得其書皆以爲法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

此言亦後人所增飾者曹爽執權時潛無緣有此既七族同夷潛以恨其失信發病死矣

漢書高紀下注云夏丘西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故知此字作丘者傳寫之誤

三日宋本作二日

三從宋本北宋本同

固當南監本作故當

道從南監本

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九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九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九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紹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與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還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

寧之之初爲護烏桓校尉）宮又奔北沃沮儉復進軍擊之過南沃沮千有餘里到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差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征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宇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

（梁口冊府作梁口下測注云梁音渴）（差下南監本有視字）（尚從南監本）

至項卽堅守不知將何爲無必死之心失勤王之義衆鋭一沮卽使逃死敵國亡悪在其爲丈夫乎

先此三罪爲欲激怒將士也

諸葛恪雖挫于新城以此表觀之亦一時之彊對也

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 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幷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

除從南監本

安溪先生云此豈爲知人者乎可咲

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鎭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訛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爲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衞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王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

典從南監本

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諸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涉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名鸞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作爲二隊夜攻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淑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爲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夫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冒進及欽遥相與語太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十步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鬼不亦甚乎大目流涕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誓所知後以孰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今何公旣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樂以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旣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口用滋甚故士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邪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死之節以不負先帝東問影響相應間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至譙與人相遇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罄望高子仡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君之厚慶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能自分決所明也其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分決所賢豎所不恐爲也況當傘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計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母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母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深昌進退失所大吳借兵乞食繼而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忖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逸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已有公侯必欲共恐師曾懷分廣大逸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投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 世語

杜季子治獄 本字從元本

散衣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

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儉子甸爲治

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宇子邪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閒問屈申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傾覆而晏然自宅宗將還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云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滔州刺史 習鑿齒曰毋丘儉文欽舉淮南之衆以內訌大事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能不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葬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烏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明於幹作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懷懷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騖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掩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應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僞故赦之太和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乖失物情請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台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母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書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任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責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泅至岸絕而後蘇 入為吏部郎入有所厲出有所納甚得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

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黃門侯張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鑾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攜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

後南監本作復前宋初本作後 此絕屬托之一法然未名不受之于先為尤善也使夫人而後議之負敗已多矣公休之法欲變屬說為保住要之名此仍舉中正不殊 晦通鑑作等晦作軍王鴻胡孝輿作軍王鴻胡即等也晦軍字見後漢書劉陶傳不可與改惟傳字顯誤宜從通鑑 此表後人偽作為貴鄉公之載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胡宋本作預元作順宋本順 承御覽作亟 題從南監本監本監字同字

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
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
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
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
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
等至親又王淩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
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
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甘露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堰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
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
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
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
賈充以爲安遠參佐慰勞四征於
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
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樊

昭初代兄秉政未有恩惠及人安得即言禪代忘誕之志甚充之惡書言之也

儉欽猶出至項誕閉城自守專倚吳救弥為下矣

立廟何事而祭死者之碑乎世語之鄙淺不足信如此

綝此心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
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計頗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
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
吾當還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
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此乃鼓鼓將士
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飼爲開門見儉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綝典國重任統兵
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許說臣依無狀日久臣參與論以死自立終
無異端念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六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兩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
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
臣至誠臣松之以爲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誕表言山不至於此也欽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
兵揚州新附者勝兵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
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孫堅立廟於臨湘爲
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
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家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
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以誕爲左
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矣是時鎮南將軍王基
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

勝兵者南監本作南監本乙

從南監本徒

誕從南監本增

安溪先生云吳人果大弱

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將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壍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等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吳普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一面雖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今宜及衆心尚固亡會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又欽曰江東衆戰勝之威久矣本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同居死地欲見子弟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人守其一年欵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討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傳檄悉赦其衆諸將或欲因其懈怠擊之或欲及其新至擊之大將軍曰不然彼窮來歸我當以誠納之以不意擊之雖有克獲必傷國體今開其自新之路以廣德信之義非計之得者也乃遣兵益其圍表裏各設一營相去數里以絕內外之交救兵不得進而我軍足以自固矣諸將乃服

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黃門曰春秋曰文欽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射其營中營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曰飢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在外招呼城內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

軒從南監本

而出御覽作溢出

降出適艦作出降

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千寶晉紀曰戮百人拱手爲列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於主以兵敵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圖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衆器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命拔已減之一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陂悉見曰大雨時霖晉紀曰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諡曰壯）其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空悉坑之大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既獲天下快焉（傳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涅祀求福伏刀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斂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大建義者異乎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震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鶩壟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略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震王基語在基傳）鶩一名俶　晉諸公贊曰俶後爲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俶官東安公錄諸葛誕外孫欲殺俶因誅楊駿誣俶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

安溪先生云此吳人罪也然欽誕深於是爲無勇實又云豈非天意按外圍既合士衆衆多資糧方踞誕不盡人謀則天棄之矣誕能合虛譽養死士實中情恒怯無遠畧者也假使據淮南之衆直趨洛陽振命勤王司馬昭徵調未集勝負誠未可知耳

安溪先生云蘆辭評閻唐咨本非巨猾因其面縛生致並張之以爲功耳

懷南監本作攻後印本改懷字

請太邱碑文自改名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世語曰鄧艾以爲襲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亦之子進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作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家本仍作入疑衍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費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汝水淤溝四百餘里置一營凡六十餘屯田且守且戰兵不廢業計所開良田萬頃淮南淮北皆相接連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雖大小皆作出征按此即非承作之文注引魏書親略之屬并引之也如後來引此書皆注于事皆施行句下按冊府引此云鄧艾傳則卷是永祚本文所當刊正不疑江統郭欽之前亦已有此先覺遠猷

御覽里下疑有脫字　御覽去理疑去治　以冊府參校洮作洮里下脫五里二字百咫作百尺太理作大治兵田作兵屯　田南監本作圃　蠭字從元本　北監本作入疑衍宋本仍作

莫能率制長鼻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
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
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
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士更達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
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
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
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衆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
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
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聚富民
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六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
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
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
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以屯附
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
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
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安溪先生云料恪之審与蜀人張嶷同特視妥之料恪則知王基之忠于司馬

貶所謂撫恤上下以立根基蓍至言要路也曹與固勝犢終于必敗然不興洛谷之役則民怨未起

建疑作遣

附元作陽移从南監本

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還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遲漸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蹑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劒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趨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

宋本杖軍疑作運

陰平下御覽有江字四字从御覽補

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
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
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刻陳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
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
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
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
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
而宥之撿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
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
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
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

安漢先生云蜀備之疎乃至于此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艾軍入死地埋鍋及頓而賊不知憑恃重何哉

安漢云著艾之所以敗

安漢云案子翬指甚明尋其意蓋謂小國不得已而用武所以自存大國黷武或以取敗雖事成而威功不可不戒耳

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
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
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
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
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
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翦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
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

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醜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前代之攻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鑿山二十萬衆留劒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非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攻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

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
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
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都有董卓塢爲之
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
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衞瓘喻艾事當須報
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罷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
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蜀連不可拘常以失
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

徵艾 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父
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社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上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悅駕而謝 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
遇於縣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
及孫於西域 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社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上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悅駕而謝 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 初艾當伐蜀夢
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珍虞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
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
東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可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前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薛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爲監 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泰始元年晉室踐祚詔曰昔太
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
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

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强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乂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

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令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永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厥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校尉得見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曰艾之忠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未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鞏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

史家作文有隱惜
安漢云信乎為將者道家所忌

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潛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謂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擢麾蓋守典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必有文采故守吏職獨後騎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績算績故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狐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克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譖毀無所不至孫氏辯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文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潛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旗脫者數曰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郎室痛以骂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倚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流以此賢之前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此妾蓋被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不爲之節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悲憤將引婦庶餐藥欲殺之乃止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才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也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濟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處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

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

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云

學德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每讀易孔子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如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

[illegible]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晉慶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鄧颺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造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任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銳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北征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賻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土人有世備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諶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

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入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興奪無不綜典

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執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

典元作與從元
輯從南監本

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悚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劒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践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勑夢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懸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美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蹙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有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

安溪云此文殊不工不知吏家何所取而悉載之

阮從南監本

我軍南監作我軍元本同命南監本政文選作志

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候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覩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艾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咨困遁舍穫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蹤歸命猶加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徵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倫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其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諸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于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

知此則會亦預有其功但使聽等不敢支行危地必致飢疲自遂維擬劍閣會不能前迄于無功耳

按百官名緒入晉爲太常崇禮衛尉子神廷尉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兗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

荀綽兗州記曰鄧艾進攻劒閣不克引

壯從南監本莊從又邊毓大字宋本作規

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劒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何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敕咸閻等令分兵據險廣張羅网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巂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諭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即經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禁撿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群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耳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縅制衆城罔羅迸遁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

既禽而會壽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鄧艾艾被囚建常隨侍艾艾愛之建感恩獨坐啓會使聽出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飲訖皆卧建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梧(格旦反)數千欲悉呼外兵入入輒拜爲散將以次梧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何聞聲似失火有頃白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所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曦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

辨從南監本更南監本作便

坑字上面監有內字

既格斬維等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幹文武累居藩鎮至東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北羌護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歷久烈將軍安定太守秦州刺史久岐字玄疑并州刺史廣子嘉字休烈涼州刺史淵小字鵝鴨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弘將兵御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苦淵力歸降伏法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毅及峻迦勅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勳燾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矢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邑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迦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邑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係不可專任故有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荅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

安漢云觀昭此一片語言果好雄也

將士思歸不肯同反此即其婦翁傑淮南事比例得之人但有智識而稍更事便不可当也

當何所能一辨耶通鑑作何足其不能辨耶

峻宋本作逡下仍峻

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貪功曹向雄之收鄧艾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士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飆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雖曰可矣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譬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 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跡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能存生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概前後之士矣王如體而遣可謂明達也

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若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假所以明之耳仲尼稱後生可與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銓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稍加親暱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任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連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

輔嗣易為安國在晉世有異同之論

史家頗審輕重鍾會在蜀云矯太后遺詔不得衛之曰叛也

得多憂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頗用人情以明其意自書以來以辭之曰夫明足以寄極幽微而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理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喻旬朝未盡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所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有理統大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稱老莊當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尊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亡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始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淳義則麗辭滋昏造陰陽則爻象乖本行如此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難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初王黎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黎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觀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黎邑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黎黎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黎子與焉既被誅邑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侯射子玄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 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黎二子以業嗣黎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咸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

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疆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楚之不吾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書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臣松之按古敷字旉與旉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爲旉字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剖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覺一月之間即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佗猶待人摸左右所在今人在視脈知男女甚言矣

宋本每條皆空二字

以為下冊府有仙字

字南監本作勇

云當作王計字通字從南監本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縣吏尹世
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
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帝
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其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
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
立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
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憒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
督郵頃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
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白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殺謂佗
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
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
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陽氣內
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菀丸十日卽除
　彭城夫人夜之厠蠱整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
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
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
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
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
咽塞噎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
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虀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
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
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

令遺蝎螫者以硫黃灸之即愈蓋卽其理

云以南監本

復從南監本後印本改得

令疑冷

卻守事似能依記呂氏春秋文摯齊王語為之

此家近理孟德所以果于殺佗也陳元龍三期當發竟不為除此根原之所謂養吾病以自重者耳然常人多可療之病不遇良醫則罹大杠此佗所為可惜仁恕之人必忍此小忿為萬民全之也

敘此于中間為全傳之索

蚯蟺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云有人病兩脚疼不能行醫謂佗佗望見云已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斑斑有數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六分經絡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卽行後灸處灸各一十上下行端直均謂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產母不自覺旁人亦不瘥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燋著母肠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可知腥物不可食

所南盪本作許

食字行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千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吏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得不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
不寐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藏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南督徐嗣伯藥直閤將軍房伯玉疾亦然或彷彿之意為之

刊誤當作服經二字本出後人記之記者誤注分明

五禽戲

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二
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
養而不痛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犢牛黃色大一頭好馬
二匹以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三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灌之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拳出
長三尺許純是地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咽塞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痛布拭身體令赤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傅瘡汗自出屈伸飲以亭歷犬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溜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
灌佗乃使然火溫令厚覆良久汗治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饗眉噎
落佗曰是脾牛腐可剖腹養治也使飲藥令卧被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
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
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
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
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
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
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乳力憙協怪之遂責阿所服
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皆有大驗
文帝與論論郤儉等事曰桐川郤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盧江左慈知補導之術
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澌利殆至陰命後始來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
納軍謀祭酒弘農董奉爲之過差氣悶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竟受其補導之術至壽人嚴峻
往從問受閨房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
癘南孫邕少事之從尽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葦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
皇甫嵩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感於鴻寶之說君游貽於子政之言古今愚惽
豈惟一人哉　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
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慾嗜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
說技術究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蓬萊而共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如此過奉不過
於眞見貴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藏難得而御余嘗試
郤儉絕穀百日餘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太人不長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
以療疾而不懌饑雖爲慾害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
有必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樂冀頗有怪言余嘗親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
誘之義辭以道之始語余言本師姓韓字世雄皆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授數百
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奇幻能變化興雲霧噓嗆則生山川人物俄而復滅
食少而勞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雄
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聞言未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
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目怪者始
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
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
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爲軍謀祭
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瞽胥服養樂器紹復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韵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仁智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顗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頠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

水而游深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約同士居負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魯陵賊五十餘人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十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北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按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陋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下地施之潛以水發馬故爲歌樂舞象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獸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樂酣雜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憚石不能連屬而至營試作一輪縣大小數十以機發輪爲常則以斷絕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者巧也所短者言也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兒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若政事則有季路文學則有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典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功無由出也夫同精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翻車即古指南車漢世亦有之見宦官傳

先從南監本馬鈞以連弩爲可加

橫亘一事在中法左傳

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協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義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賴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驚

王何意此子竟早隕深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驚使得善處深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違以平復三十日日旦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壽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欬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祕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
城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
之香驚齮文帝滕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
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
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
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蓼非君家之事也
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
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恒地化爲雙鴛鴦
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
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
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
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復不對
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
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忠中
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
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
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
也宣曰君欲愒車折脚空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
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
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
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
車所轢故中夢當愒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屢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
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中喜觀天文常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壞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狀皆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讐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言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廝仆細直士之浮論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謂我貧賤交安能濁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沸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澹父同此皆志其事父母終為比鄰之長時年十九未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狼邪即丘長時年十九未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澗布筆辭義斐然于時營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狼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讌之傳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悶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博之客輅既年少體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訖觸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輅談相當輅乃讀詩論易不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吉凶之占子春言此最難者向鄉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鮑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大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各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於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啧啧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
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共用思精妙古聖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眠語義博君但用語虛落處所耳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所聽輅語未
嘗不椎機慷慨自言發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遠何其遠也義博設上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
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四留宿至中夜語
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聞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而癒
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學與輅相
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貞悔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喜
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滿溺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憒憒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擅地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蜘蛛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鬬鬬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酪曰直宦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蜘蛛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鬬鬬直老鈴下
耳今對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忌酪別傳曰宋與酪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爲喜樂語酪言俱相聞善卜定其清論佳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酪爲恳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前尚書之卦非雞所鳴殿之階庭非本所生而野
鳥一鴈從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古禪觀何吉安身貴德從容光大勿以勿神
互疾病使酪筮之酪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廚屋骨家中皆愈酪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部令遷徙
中有矛一柄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廚骨去城一十里即已無
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酪學易推論天文酪每聞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狗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酪鄉里乃太原問酪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
老書佐爲蜘蛛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何由背爻象而任曾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爻象出君意乎酪言尚非性與天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蜘蛛者陽辰土之化者棲太陽之精此乃腾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賤化爲蜘蛛烏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酪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酪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佯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酪曰經欲使酪卜而有疑難之言酪笑而答之曰君備
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酪別傳曰經字公緯州里達人何言之酪皆司馬發生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耳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通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
敢以爲難彥緯敏手謝酪前言戲之耳於是酪爲作卦其言皆驗
經每論酪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酪又至郭恩家有飛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酪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飲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悵
言君雖好道天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衆鳥之
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譬曉出入無窮義傳靜然沉思馳精數日竟無所得義再言才不出位
難以追徵遂於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庭淵
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輅別傳曰初海劉長仁有鵲來入舍門鳴甚悲輅聞聲往視鳥鳴後
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每見雜鵲輒曰夫主其日當有客來今果如之者
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天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假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淳沉之應通靈者必有宿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師
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亦鳥炎日殃作前愆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事非人之能也則音
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爽昔在秦胡以功受封鳥鳥鵲鷹自貽春秋新書曰晉文公將興由一燕卿也文王受命
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卿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神周室之休祥何暇之有
乎夫鳥鳴之聽精在象火如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少於先生也
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弘直許有飄風高二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
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聞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庚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下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二
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脩者神之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宙雄雌以形翅翼俯張比無卵也第二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宝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
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蠆窠也第三物蚊
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超幽靈風四慟曾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舸長足吐綵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蠆蠚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
之客自起取燕卵逢巢蠆蠚著器中使射覆針成輅曰
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卽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
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知人疑當作論人

別傳實皆然但陳氏所引用者不外此削去其這邊耳

鈴從南監本又宇南監本作爻宇

下句宇南本祕本作幹

南監本作於此遂止

先從南監本

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爻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皐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封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卿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闇與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縶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慨慷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

攻宋本作[illegible]

通字从宋本

斥南監本作斥

天宋本作妖

四字宋[illegible]

縶从南監本

慨从南監本

不精世說注
無不精字精
微作清微

刑元作刻

君侯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邈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
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
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造無窮未暇細言若
談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
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輅去之後歲剛當有時刑大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大厲不已其滿謂者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
書何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晏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
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鳴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
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
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
天中之山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輒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處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地中曰豫謙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云也
豫者震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卜筮而能明之也

平疇自是大雅之士惜其溺於富貴耳

名言

于上曰壯謙則衰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
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歲已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謂初不及坎中離義何故也輅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蓍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遂已舍具以此言語鼻氏鼻氏責輅言太切至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鼻氏乃服
輅別傳曰鼻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鬼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構與古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止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木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淨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收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也從南監本增

害冊府作虛

吸疑作翕

何公南監本增

安溪先生云輅之議論此爲冣優

精理名言

見得淸言然後灼灼耶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淸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
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蓍筮安求其道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淸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淸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

南監本作文

此條照安溪先生閱

自南監本作目

自順治間山陝官舍在所變怪令絶不聞如公明之言也

西從南監本

行怪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淸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
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淸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淸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
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
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
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絶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
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
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淸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
化周旋淸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富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測多聚凶釁以類相求魍魎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庄舘魂相感變化無常故曰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郡府道德高敏神不福邪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所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劒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千犯明靈也邴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日爲輝日中爲光　晉諸公贊曰邴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邴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太宏字終嘏太常文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文駱晉陵內史駱子悛字眞長開丹陽爲中興名士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虎也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泉林二氣相感豈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天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制景雲而驅之哉　臣松之以爲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既不出乎方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耳　臣松之以爲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儀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無有遠近季龍後世有車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其人有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在於變化者陰陽之交會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則之皆中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安溪先生云何其荒唐之甚

修主人禮，共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陰眾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爗爗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

生疑主

又從南監本校

君子之道依乎中庸

才由于思弗思則無才

輅既有明才遭遇于時名馳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捃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暇疑作假

工義門本改

光從南監本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悲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旨往而荊州爲列人與農常問云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一物者云兄於此爲安昔牛象麟喻文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虵各使有理言絕之後論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始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爲太常頓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爲名無能言之由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此有闕誤但首名讚該微通物有良史風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與兒虛誕之識云爾

爲鄰婦卜云牛云當在西面窮懣中縣頭上向敎婦人令祠西家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已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與州遂聞焉又云輅中小人夫妻者略爲小敎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爭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收送縣又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撰輅傳寔時爲太常頓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敎使明旦於門伺當有人名此中書令史紀長部署人云輅在田舍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牛有急求其不時送來又不時送留留宿便還大不快又以爲關已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有頃一人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兩長與太守陳泰善輅泰在門下設酒會賓客輅在門外過泰呼輅入坐輅不肯入泰自出延之輅謂泰曰明府當有急事不宜飲酒泰不從輅固辭而去泰果墮馬折脚

爲淸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小吏以鄉里道加恩遇輅不喜辰謂輅曰君其父倍於傳辰既知才又年縣小吏多任用舍故前不肯輅卜亦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故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耳又云輅卜又云輅卜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故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耳

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迎年不差華家將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處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處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久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効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

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邑民捕鹿者共晨行遙見老翁人收鹿處來詣漫告輅輅爲其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丸子密發其雍屋東頭第七椽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槀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敎鹿主往取父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丸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拍天詈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蒙簪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丈遷著扁鵲倉公曰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衞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强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控南監本作雄　凡三郡烏九疑皆三部之誤　漢魏當作漢下同

冒頓居強一時，其後如檀石槐、蹋頓、軻比能之興，皆僅雄長北邊，中國無警。人才向用，彼固不能有加也。劉淵以還，皆中國先自敗而後乘之耳。謀國之士聞一郡新盛，即智勇豫怯，是又與兒童之見無異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劒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鬬訟相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鬬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蔡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毼。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頌咒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耻。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

遁從南監本　娶从南監本　禿南監本作髡

後漢書作報　寡嫂後漢書作以別節　蔡子後漢書作穄子　氈毼作氈　毼上無縷字

烏丸大人不世繼，然必很破國之恥於百年之久。此知報讎之道者也。恥在一家者則一家之子姓報之；恥在一國者則一國之人民報之，豈獨齊襄之復九世哉

報義門本改　侯从南監本　東从南監本增　服南監本作物　壹元作壹下同　且後漢書作旦　闕從南監本　欽後漢書作歆　司馬南監本作司農

去延寧從烏九按尉耿曄出塞擊鮮
卑仇敦遣皆拜爲率衆王賜來帛

漢末遼西烏九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十谷烏九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九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九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九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仰所烏九王爲單于皆受帶華蓋羽旄黃屋左纛敬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并冀青四州諸軍事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魯維乃祖考爲義遷善款養內附北捍獯虜東拒鮮卑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部雖時侵犯王略令將功補敗罪率不旋時悔過變改方之外夫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乃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幾夷厥土之半以備大幸四海一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商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山間隨寒路至官爵命否而無聞大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護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慰勞其各綏靜部落敎以謹愼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滅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九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袁

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九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九按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兵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勉鮮卑烏九歸附遂因以柔爲按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陳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九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九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戾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九爲天下名騎魏略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衆軍計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槃苔隨泰尚奔遼西閒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慈懷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爲子賜與馬縑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鮮卑在中国之北）西當西域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俗壻見於中國者皆髡頭（後漢書以季冬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注云饒樂水在今營州之北）牛耳飾爲弓世謂之角弓（角弓）貂韝韝者也又有貂韝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爲名裘（韝）鮮卑自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與）烏丸相接（宇）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衆入雲中（雲中）郡（郡）及馬城寇入害長吏（吏）漢遣度遼將軍郅（郅）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健等七千餘人詣遵降（降）封烏倫爲王永平中（中）祭肜爲遼東太守（守）誘降鮮卑使斬叛烏九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爲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護）校尉（尉）鄧鬼帥部衆（衆）從烏九校尉任尚擊叛者（者）封校尉鄧鬼爲率衆王殤帝延平中（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荼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駕）止爲九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質）受邑落質者二十部（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九相攻擊安帝不發緣邊步騎二萬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健等七千餘人詣遼降封烏倫爲王其至健爲侯賜采帛遣去後其至健復與九原（原）於能城寇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健遂盛控弦數萬騎數犯（犯）邊人寇遼西（西）右北平（平）殺略吏民（民）桓帝時鮮卑大人檀石槐（槐）兵（兵）中山（山）鮮卑（卑）攻匈奴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後）自號鮮卑（卑）兵（兵）投鹿侯（侯）從匈奴（奴）及北單于（于）自（自）九校尉耿曙（曙）擊（擊）鮮卑（卑）兵（兵）投鹿侯（侯）從匈奴（奴）及北單于（于）遁逃後（後）餘種（種）十餘（餘）落（落）部（部）遼東（東）雜（雜）處（處）皆自號（號）鮮卑（卑）侯（侯）歸（歸）怖（怖）欲（欲）殺（殺）之（之）書（書）言（言）當（當）書（書）行（行）聞（聞）震（震）仰（仰）大（大）視（視）而（而）魁（魁）入（入）其（其）口（口）因（因）吞（吞）之（之）遂（遂）雄（雄）身（身）十（十）月（月）而（而）產（產）此（此）子（子）必（必）有（有）奇異（異）且（且）長（長）之（之）將（將）鹿（鹿）侯（侯）固（固）不（不）信（信）妻（妻）乃（乃）語（語）家（家）令（令）收（收）養（養）焉（焉）號（號）檀（檀）石（石）槐（槐）長（長）大（大）勇（勇）健（健）智（智）略（略）絕（絕）衆（衆）年（年）十（十）四（四）五（五）與（與）部（部）大人（人）卜（卜）賁（賁）邑（邑）鈔（鈔）取（取）其（其）外（外）家（家）牛（牛）羊（羊）檀（檀）石（石）槐（槐）策（策）騎（騎）追（追）擊（擊）所（所）向（向）無（無）前（前）悉（悉）還（還）所（所）亡（亡）山（山）是（是）部（部）落（落）畏（畏）服（服）施（施）法（法）禁（禁）曲（曲）

（宮作館）

（宝顏范書安帝紀及鮮傳皆作蓬相去五原屬縣也）

直（直）莫（莫）敢（敢）犯（犯）者（者）遂（遂）推（推）以（以）爲（爲）大人（人）檀（檀）石（石）槐（槐）既（既）立（立）乃（乃）爲（爲）庭（庭）於（於）高（高）柳（柳）北（北）三（三）百（百）餘（餘）里（里）（高柳故城在今雲州東西部）大人（人）皆（皆）歸（歸）焉（焉）兵（兵）馬（馬）甚（甚）盛（盛）南（南）鈔（鈔）漢（漢）邊（邊）北（北）拒（拒）丁（丁）令（令）東（東）却（却）狀（狀）餘（餘）西（西）事（事）烏（烏）孫（孫）盡（盡）據（據）匈（匈）奴（奴）故（故）地（地）東（東）西（西）萬（萬）二（二）千（千）餘（餘）里（里）（南北七千餘里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南）北（北）七（七）千（千）餘（餘）里（里）（南北七千餘里）因（因）雜（雜）山（山）川（川）水（水）澤（澤）險（險）阻（阻）其（其）遺（遺）使（使）者（者）齎（齎）印（印）綬（綬）即（即）封（封）檀（檀）石（石）槐（槐）爲（爲）王（王）欲（欲）與（與）和（和）親（親）檀（檀）石（石）槐（槐）拒（拒）不（不）受（受）寇（寇）鈔（鈔）滋（滋）甚（甚）乃（乃）分（分）其（其）地（地）爲（爲）中（中）東（東）西（西）三（三）部（部）從（從）右（右）北（北）平（平）以（以）東（東）至（至）遼（遼）遠（遠）接（接）扶（扶）餘（餘）貊（貊）爲（爲）東（東）部（部）二（二）十（十）餘（餘）邑（邑）其（其）大（大）人（人）曰（曰）柯（柯）最（最）闕（闕）右（右）北（北）平（平）以（以）西（西）至（至）上（上）谷（谷）爲（爲）中（中）部（部）十（十）餘（餘）邑（邑）其（其）大（大）人（人）曰（曰）柯（柯）最（最）闕（闕）從（從）上（上）谷（谷）以（以）西（西）至（至）敦（敦）煌（煌）西（西）接（接）烏（烏）孫（孫）爲（爲）西（西）部（部）二（二）十（十）餘（餘）邑（邑）其（其）大（大）人（人）曰（曰）柯（柯）最（最）闕（闕）置（置）鍵（鍵）落（落）罷（罷）日（日）律（律）推（推）演（演）諸（諸）新（新）舊（舊）約（約）爲（爲）大（大）帥（帥）而（而）制（制）賜（賜）（檀石槐至靈帝時大人更立）大（大）鈔（鈔）略（略）幽（幽）并（并）二（二）州（州）緣（緣）邊（邊）諸（諸）郡（郡）無（無）歲（歲）不（不）被（被）其（其）害（害）（其害事在桓帝紀）（自檀石槐至靈帝時大人更立）柯（柯）最（最）死（死）子（子）騫（騫）曼（曼）小（小）兄（兄）子（子）魁（魁）頭（頭）代（代）立（立）魁（魁）頭（頭）既（既）立（立）後（後）騫（騫）曼（曼）長（長）大（大）與（與）魁（魁）頭（頭）爭（爭）國（國）衆（衆）遂（遂）離（離）散（散）魁（魁）頭（頭）死（死）弟（弟）步（步）度（度）根（根）既（既）代（代）立（立）檀（檀）石（石）槐（槐）死（死）後（後）諸（諸）大（大）人（人）遂（遂）世（世）相（相）襲（襲）也

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九扶尉闍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九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還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撫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亦報以金帛比能由是數與柔交市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旒南監本作麾

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挍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挍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所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乘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挍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異疑作異按云項中復有面也

大宋本皆作大疑衍使者二字

用殷正月而尚白猶箕子之遺教也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强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婦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勒從南監本

民下南監本作名下宋本民

婦字從元本增

帽以南監本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遍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俗節飲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而衣如俗皆跣

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上衣長曳地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

之類

祭天者有牛羊祭畢殺牛觀蹄別以此爲節其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爲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犬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爲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

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貴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柳有似也

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感己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徒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母收養之名曰東明使之牧馬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與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御覽同

生公御覽

之又門本作施掩來後漢書作掩流水

御覽同

作國志宋本

字

後漢書雖作卻無

字

宋本

詞字

也義門本改

薄南監本作薄

大元作大宋本大

二字疑衍本乙

五月以久爲榮其

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
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
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
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
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
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消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
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
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
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
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跳
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
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
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
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
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
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
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
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鬬沃
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
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王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遼東更屬玄菟漢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

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遷住遼隧北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憶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單）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世疑有誤）（單從南監本）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鏁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大加南宋本作大加元作大）（主者南監本作使者賦作稅毛本訛賦貂義門本改）（笑從南監本）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裁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亏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皆入弦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準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縣塊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竊盜作不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一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縣邑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舉離國楚山塗舉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千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爲燕二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幷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與秦隔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適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從苓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曰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來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并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塋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頭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紛如兒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鋪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痛既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蹋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黑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

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韓字以意改下別有弁辰邑借從南宋本乙

鸕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邪
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濱盧國斯盧國優
呿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作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兒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邊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得从南監本增
治後漢書作治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眞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
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
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南至投馬水行二
十日官有彌彌次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
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
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得
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
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
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
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
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
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
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
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
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
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其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
結束相連略無縫其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
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
兵用矛楯木弓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有朱丹以塗其身體如中國
用粉也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食飲用籩豆手足皆卑其俗舉事
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今龜法
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即今時日本國將軍之類

骨卜

南監本無重諸國二字

宋北監本作親

猴南監本作猿

顧炎武書作崖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匹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拊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拜）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年）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倭奴遂亮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少章云塞曹掾史塞疑作奏
假元作遐 思說南監本乙
哀字印字南監本
日字疑衍

即其名可以知其以奴婢為貲財矣

六月而生其氣類固已異矣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豲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領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領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冗國皆并屬于窴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太疑作本　豲南監本　數字南監本作下　奴婢以南監本　令字以意改　氐從南監本下同　西道南監本作新道　宋本無青字右義門改　結音髻

主南監本作王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 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 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 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特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郡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豆義門本改　正宋本作王　特南監本……　乘從南監本曾梧宋本作胡……

所產既多則不過一柱石耳

六畜皆出於物理之不可知者

九色次玉石

以水晶作盃柏及器物作杖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也國出細緻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蠶繭作織成氍毹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繒解以爲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碼碯南金翠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魄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瑣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出石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毹氍毹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絳持布發陸布繡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色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狀提進進兜納曰附子熊陸獨彭金芒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領已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其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行陸道安谷城都尉主領安息諸國王遣使詣大秦貢獻大秦使亦因此道來報聘焉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西南行渡海水至大秦海西南行統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新頭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與交阯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領已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其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在汜復國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彌國西至且彌國單桓國單桓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丁零北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嚴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悤領北烏孫西北與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行渾嶷國有屈射國有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膝下騎不騎馬向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共食蔡諸國皆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性也余今北觀外夷大秦諸國猶尚順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驟震以遐觀但勞眺乎二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此參觀者所恐舛錯尤甚幾不可讀今就其能知者稍竄數處云